一二八：果然有起色

一個鐘頭過去了，馮泰永還是一團爛泥似的。

「怎麽樣？你到底行不行呀？」杜康妮問。

她有點疲倦了。

「行了，行了，應該就快行了！」馮泰永急得額頭上也冒出了汗珠。

「嘿，這句你說過好幾遍了！」杜康妮撇撇咀。

「這藥是一位老友介紹的，他明明說好用極了，沒理由一點作用也沒有啊！難道他故意戲弄我？……」馮泰永呢呢喃喃着。

「也許你大勢已去，仙丹也無效了。」杜康妮再刺他一下。「看你這樣子，等到天亮還不知道能否有起色。不如我睡一會兒，你行的時候叫醒我吧！」

她說罷翻過身去。

「不，康妮，你怎可以去睡覺，你應該帮我呀！」馮泰永不放她。

「我帮你一個鐘頭了，還不夠嗎？」杜康妮沉下臉。「你自己不爭氣，我還有什麽辦法？」

「當然有辦法。」馮泰永重新把她擁抱過來。「你應該講究一下技巧，除了用手，還應該用別的，這樣是事半功倍的啊！」

「對不起，你對我不要有太過份的要求。」杜康妮扳起臉孔。「你不要把我當成是那種『鳳姐』，我有潔癖，骯髒的事情我可不做！」

「好，不做就算了，可是，你也不能睡大覺去，你快繼續帮我，就快行了！」

受人錢財，只好免爲其難，杜康妮繼續用手爲馮泰永服務。

大約十分鐘後，他果然開始有了起色，漸漸地，竟也雄赳赳地，其堅無比，與本來蛇爛鰭般的樣子，簡直是判若兩物。

「行了，行了，你快來吧！」他急急地叫着，臉孔也漲紅了。

一二八：燕子有情獨自信同

「這必須守秘密！」麗子對左右兩個妹妹、春子和燕子嚴肅地說：「我們是有夫之婦！決不可使我們的主人，你們的徐老大，我的吳老二知道，這是天大的醜事！」

燕子這時接過那三頁情書來，獨自從頭到尾細讀，春子聽了此言，望着麗子道：「那還用說？雖然不是我們寫這種外國情書給男人，是這個男人寫給我們的，當然也不可以給他們知道！」而且，也用不着知道！」燕子靜靜地再讀過後說：

「這個人，倒是出自一片眞誠，而且文情並茂，他當然只知道我們三個是我們女子學堂的學生，可是這個男人，從那兒會打聽到我們三人，兩個姓徐，一個姓吳呢？而且還有我們的三個名字？」麗子旋着她那一對酒渦兒，笑道：「這有什麽難的？你可知嚮，我們的女同學——尤其是同班的，都在暗中說，要爲東京女職——我們學校還皇后呢。」

「我也聽說過，是坐我前邊那個小嬌娘型的松谷和子說的。她說，大家說選皇后便要選三個……，又說三個都在我們這一年級A班裡。……就是指我們三人哩。這男學生，當然有家人親戚在我們學校上學哪，女學校的內部事情，向來就被許多大學男生注意。」

「收起信來吧，麗子，放在一個秘密地方，小心。」這是燕子說的，麗子將信仍舊套入信封中，交給燕子道：「信是寫給我們三個的。你且先保管。問題是我們必須使這個人知道我們三個都是出了嫁的。」燕子接了信過來，她放入內袋中道：「如果這人得知我們三個都是嫁了的，可眞叫他失望呢。」

當晚她沒到春子房中與徐叔度同房，她坦然告訴春子：「我身上來了，你陪他吧。」那時代的「避孕」，不比今日這麽容易，只用古老的辦法，月事未到前，或來到後，多少天是安全期；要不就是用別的法子，不讓男人的種子進入體內。徐叔度確又能享受美人的高潮之美，而操縱他自己，所以只小柳子一索而有喜。燕子這夜獨自反扣了房門，在燈下讀這封情書——「但求認識，以作朋友爲榮。」她深深地感動了。「我寫回信給他！照他的姓名地址。」燕子立刻展紙回信，當作三個都只是普通女生，不挑已婚的話——沒理由將私事告知一個不認識的男子！她決定瞞住麗子和春子，單獨行動。她只答應：「暫時不便來往，只通信好了。回信請不要寄到學校。」

一二八：不飲有事

蘇絲曰：「有呀，我有再見到鬼。」

莉莉詫曰：「有理由嘛！」

蘇絲曰：「我有飲過聖水。」

莉莉曰：「怪之得喇，我叫你晚晚飲一次，何以你唔飲啫？」

蘇絲曰：「我想試驗一下而已，不飲就有事。」

莉莉曰：「你應該飲！」

蘇絲曰：「何以一定要飲？」

莉莉曰：「証明我嗰個教之聖水，有顯靈能力。」

蘇絲曰：「我就係想試下不飲有什問題，自己個心十五十六，決定不飲，結果有鬼出現。」

莉莉曰：「蘇絲，我眞爲你躭心。」

蘇絲曰：「多謝，我份人好頑固。」

莉莉曰：「你記得牧者講過乜？」

蘇絲曰：「佢話如果我不將魔鬼驅走，可能三個月有命。」

莉莉曰：「你要信呀，不可不信嘛！」

蘇絲曰：「有呀，我信，但我有法子理解何以一定要上床至可以驅魔。」

莉莉曰：「各師各法而已，因爲魔鬼隱藏女人子宮之內。」

蘇絲曰：「我想去請教道士和尚。」

莉莉忙曰：「佢嗰有這種法力。」

蘇絲曰：「何以你咁肯定？」

莉莉曰：「佢嗰有能力令你見鬼。」

蘇絲曰：「或者有能力呢？但我知道士高僧，識睇一個人是否有鬼纏身。」

莉莉曰：「佢可以車大炮，又點似我嗰牧者法力咁高。」

蘇絲曰：「莉莉，總之我覺得就咁變女人，好唔抵，萬一搞大個肚，點辦？」

莉莉曰：「不會！傻喇！」

蘇絲十分認眞，曰：「你坦白講我知，何以你信天父兒女教！」

莉莉曰：「同我驅過魔，有法子不信，呢，雲妮亦信嘛！」

一二八：竟然換了電梯

「既然不報警，這叫我怎辦？」管理員攤攤雙手，「你們又說失踪一人，不報警調查怎行？你們還說電梯內遇鬼，我看你們神經有問題了，唔最好快些去看醫生！」

「我們沒騙你，的確是遇到鬼了，」朱迪忙申辯，「算了，算了，看你也沒辦法的，就由我們去想辦法好了。」

「我們現在怎辦？」安娜問朱迪，「的確太出奇了，亨利到底在搞什麽鬼呢？」

「那麽，何況又到了哪裡去呢？明明是我們先走出的，他仍留在電梯內的，那麽，這電梯又搞什麽鬼呢？眞叫人討厭！」

陰陽之間　華景

「我們現在怎辦？」安娜問朱迪，「的確太出奇了，亨利到底在搞什麽鬼呢？」

「我的確不明白，我們剛才搭的電梯難道亨利在作怪，不是眞的而是假的？」朱迪也茫然地說不會是虛設的了，唉——把我弄糊塗了，亨利在搞什麽鬼呢？眞叫人討厭！」

「你——你怎會從這電梯出來的？」朱迪和安娜異口同聲地叫起來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」何居士竟木然地答，「你們走出後，電梯就停住了，嗶嗶除風吹過，我知道是冤鬼在作怪了，但又奈何他不得，只好緊閉雙眼，唸咒語頂邪了……」

但安娜急不及待將剛才的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就算你有通天之能，但也只是一條狗，奈奈何我不得！」

「你還敢過來麽？識相的便且站到一旁去！」

山樵子臉色又是一變，心念一動，暗道：「這老小子說得不錯，小郎主落在他們掌中，決不能有僥倖之念，萬一事敗，天下雖大，再無我山樵子容身之所！」

信水君又道：「老匹夫，你先陪我這位老弟玩玩吧！」

這時候，余顧南已將蕭瑶迫得連連後退，聞言急放鬥鬥山樵子，忙把內力注滿手臂，寧刀把對方的刀盪開，飛起一脚，把蕭瑶水牛般大小的身體踢飛，摔落地上，久久不能動。

山樵子料不到余顧南在此年半時間，武功精進如斯，心頭一怔，暗道：「今日不刹除他，再過幾年，那還得了！」

（三四六）

天涯俠客無刀

端木羽笙・文　秋風・圖

十二：山河有情

當下又道：「你兩斷不乖乖放開小郎主，老夫便教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信水君自他們出現，便重又將小鹿放在火上烤，聞言仰頭大笑。山樵子怒道：「你笑什麽？敢情是要討打！」

信水君沉聲道：「一頭走狗，也敢狂吠！信某要殺你還不容易！」

余顧南忽然放開耶律玉，道：「老兄，小弟跟這老匹先來會他，待我行再請你動手！」

山樵子走前一步，上下看了他幾眼，問道：「小子是誰？因何說與老夫有仇！」

余顧南打了個哈哈，道：「你忘記將少爺由大名府『請』來，但少爺至死也記得你！」

山樵子恍然，大笑不止，半晌才道：「老夫這才省得，原來是齊雲高的腰包徒弟！憑你也敢與老夫作對！」

余顧南長身道：「是否腰包，何不試試？」

山樵子道：「蕭瑶，你打發這小子上路！老小子，你不用裝蒜，趕快過來受死！」

信水君一把將耶律玉拉過去，也敢與老夫作對！」

余顧南長身道：「是否腰包，何不試試？」

山樵子道：「蕭瑶，你打發這小子上路！老小子，你不用裝蒜，趕快過來受死！」

信水君一把將耶律玉拉過去

天堂夢斷

文-司明　畫-家格

了象對新有確的我

汪逸芬點頭不作聲。

翌晨，李薇又是第一個到火出版社中的職員，並無工作，即作自己的私事寫小說了，十點半才有社中的工作，這時汪逸芬返工，午膳罷，她對她說：

「我想對大家澄清我們的關係。」

「別人不致誤會的。」汪逸芬說：「你是我的世侄女，大家知道。」

「如果讓小黃來訪我，而你對他十分客氣，可以澄清了。」

「這個……」

「你認爲如何？汪伯伯！」

「我怕小黃懷疑我們，對你倒不好。我們常出去飲午茶他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李薇點頭

「有無他們不知道的事？」

「我們同去西貢沒告訴他。」

「他來我是歡迎的，你向他提到爲了澄清我們的關係就有些多餘了，我們以後不再因我們的私人關係而令你在辦公時間離開此地半分鐘。」

「好！就是如此吧！社長！」

在下午辦公時，李薇接到她的上海鄰居秦嘗的電話：

「我收到你的信，祇知你與鄭先生分居，沒有提到有新的對象，而來信中對分居亦語焉不詳。」

「我的確有新對象了。」李薇說。

「有一公尺八寸高？」

「一公尺八三吧？」

「是香港廣東人所稱之高大威猛了。」

「可以算。」

「我們幾時會面？」

「你自己幾時有空？」

「過幾天我們再通電話，希望你們將來會結婚。」

「一定結婚，沒有問題。」

「告訴上海了吧？」

「當然告訴了，可是，母親沒給我回信呢！」

「她們通電話不足十分鐘分別。李薇又繼續把小說寫完，看了一遍之後交與編輯，當她返座，得到鄭康母親的電話：

「阿薇：我現與你商量一件大事，阿康要加股開店，你能否把那張支票提前到十二月二十五六日？」（一二八）

風言蜂語

倫繆

條件優厚

公屋居民自置居所免息貸欵增至七萬。

想借錢先成爲公屋居民。

搭客受損

的士牌再出現投機活動。

也是促進提高收費。

有此可能

有人建議越南難民補勞工不足。

現有勞工薪水可能被拖低。

心之人

黃主樓・鈞天廠・圖

現代江湖實錄之八　修羅門

田長歌

平日一早起來，趕着做早餐，食早餐後，送孩子到託兒所，然後上班，十分忙碌，也還好過。

今天，不必趕時間了，相反的，母子在家相對，却感到十分無聊，不知和孩子出去逛逛麗。

窗外陽光普照，怕孩子晒傷了，不到公園或者海灘，而且海灘人多，自己也難於照顧，那又到什麽地方去比較好呢？

忽然想到游孟君來了，她不是說過，如果太過無聊，或者心情不舒暢，最好去聽一下道理。到教堂聚會一下。

他打個電話給游孟君，訴說自己的苦悶，很想到教會走走。游孟君說來得正好，因爲今天外地來了個牧師在講道理。

游孟君帶同了劉惠英抱着兒子光輝到教會去。

教友們見到了光輝，便個個稱讚，爲人父母者，聽到別人讚自己兒子，自然十分開心。劉惠英對教會又增加好感了。

孩子坐在母親身邊吃糖菓，是那些教友給他吃的，又玩着了教會中的玩具，乖乖的。

劉惠英却全神地聽着那外籍牧師講話，這個所謂外來牧師，講話和普通人一般，沒有半點鬼味。

劉惠英聽來有興趣了，洋人而講本地話，竟然好到這般。

聚會完畢了，劉惠英離開了。

城之光　邪魔（五）

醫成

開心

四九一：竟然換了電梯

「既然不報警，這叫我怎辦？」管理員攤攤雙手，「你們又說失踪一人，不報警調查怎行？你們還說電梯內遇鬼，我看你們神經有問題了，唔最好快些去看醫生！」

「我們沒騙你，的確是遇到鬼了，」朱迪忙申辯，「算了，算了，看你也沒辦法的，就由我們去想辦法好了。」

「我們現在怎辦？」安娜問朱迪，「的確太出奇了，亨利到底在搞什麽鬼呢？」

「那麽，何況又到了哪裡去呢？明明是我們先走出的，他仍留在電梯內的，那麽，這電梯又搞什麽鬼呢？眞叫人討厭！」

陰陽之間　華景

「我們現在怎辦？」安娜問朱迪，「的確太出奇了，亨利到底在搞什麽鬼呢？」

「我的確不明白，我們剛才搭的電梯難道亨利在作怪，不是眞的而是假的？」朱迪也茫然地說不會是虛設的了，唉——把我弄糊塗了，亨利在搞什麽鬼呢？眞叫人討厭！」

「你——你怎會從這電梯出來的？」朱迪和安娜異口同聲地叫起來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」何居士竟木然地答，「你們走出後，電梯就停住了，嗶嗶除風吹過，我知道是冤鬼在作怪了，但又奈何他不得，只好緊閉雙眼，唸咒語頂邪了……」

但安娜急不及待將剛才的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就算你有通天之能，但也只是一條狗，奈奈何我不得！」

「你還敢過來麽？識相的便且站到一旁去！」

山樵子臉色又是一變，心念一動，暗道：「這老小子說得不錯，小郎主落在他們掌中，決不能有僥倖之念，萬一事敗，天下雖大，再無我山樵子容身之所！」

信水君又道：「老匹夫，你先陪我這位老弟玩玩吧！」

這時候，余顧南已將蕭瑶迫得連連後退，聞言急放鬥鬥山樵子，忙把內力注滿手臂，寧刀把對方的刀盪開，飛起一脚，把蕭瑶水牛般大小的身體踢飛，摔落地上，久久不能動。

山樵子料不到余顧南在此年半時間，武功精進如斯，心頭一怔，暗道：「今日不刹除他，再過幾年，那還得了！」

（三四六）

二八七：守節夢破

有見園地凋零荒蕪，幾個下邊園地的花王都先後走來向陶瑛探盤口，問她賣不賣地？

陶瑛開口說：「寧可餓死也不賣地。」

餓死倒不會，但經濟拮据是可想而知。她曉得兒子與賣山有來往，隻眼開隻眼閉，不想通過兒子向賣山開口拿錢。

賣山是個厚道的人。儘管第二次遭狼狗撲噬，受重傷入醫院時，口口聲聲情絕了！而他以後也沒去園子。那天陶瑛遭强姦，阿坤打電話叫他伸手……他又重現園子。然後安頓一切，他淡淡地交一筆錢給阿坤，走掉了。他好像沒有情絕！拖拖拉拉過了一年多。

她不想用從阿坤手上輾轉得來的錢事，做什麽呢？

剛好附近向海大屋邨的清潔公司招請倒垃圾女工，薪金兩千，不錯。另外還可以從垃圾裡檢到一些瓶瓶罐罐之類賣掉，加起來，有三千塊錢過外。

在陶瑛來說，是不錯的待遇！明明知道清潔公司的老板是樂賣山，但她還是去求職。

她想——你做老板你的事！我陶瑛要謀生覓活的，不要靠人，用勞力去賺錢，理直心安呀！

清潔公司經理錄用她。他不知道老板與邦姊好姊人的關係，等幹了幾個月（賣山在這段時間去日本、美國賣古董）。他對姊人有好感，追求她。有另外一個垃圾婆警告他，說阿瑛是老板舊情人，才慌忙轉歡。

食守園的困厄局面，她要前去做。覺得間接伸手向賣山要錢過日子，可恥！

經過那次讓大竹污辱，她爲自己不惜犧牲許多的賣山之情心，敲打得片片碎！

她沒面見賣山！也不想找他訴說什麽，請求什麽！

爲了不想使用兒子轉手從賣山那裡得來的錢，爲了打破坐如何的恩愛——親自揮動一枝木棒，把痴痴地愛着自己，爲自己不惜犧牲許多的賣山之情心，敲打得片片碎！

她沒面見賣山！也不想找他訴說什麽，請求什麽！

爲了不想使用兒子轉手從賣山那裡得來的錢，爲了打破坐

垃圾王國　海辛

五：胖女人查根問底

兩人一邊走，一邊說，說得頗爲投契。胖女人說：「我丈夫姓朱，你丈夫貴姓？」

阿珍答道：「姓余。」

「余太，你住在那一座大厦呀？」

「××樓。」阿珍老老實實地告訴她。

「啊，我也是住在××樓。你住在那一層樓呀？」

「七樓。」阿珍有點兒不大情願地說。

「我住在六樓，六二六號，你住七樓七幾號呀？」

「這……」阿珍有點支支吾吾，對這個驟面相識的胖女人，有點摸不透，實在不想把自己的住處說出來。

胖女人朱太好像知道阿珍的心意，說道：「我們居住在樓上樓下的，你就算不說，我遲早也知道的啦。」

阿珍一想也是道理，只好告訴她：「我住七二六。」

「啊，那就剛好是我樓上的那一間。」

說話之間，兩人已經行到××樓，進入電梯。這種公屋大厦電梯，並不是層層停的，而是隔一層停，即由六樓開始，逢雙號碼停，單號碼不停。

阿珍每次乘搭電梯，如果是外出，她就行下一層樓，在六樓乘搭電梯，如果從外面回來，就按「8」字，上多一層樓，然後走下去。這次朱太却說：「我先跟你去探你家再回去。」

鬼見愁　王方

雲妮亦信嘛！

人馬座與武仙座的傳說

信子小姐：

從天蝎座往東，渡過銀河，就到了人馬座。它位於黃道之上，是黃道十二星座裡的第九座。

在希臘神話裡，除了對各種神的描畫外，還出現了很多半神以及巨人之類的怪物。

人馬座是武仙座的半人半馬族的蕃意報復。

海洛立斯很明白，自己一但發氣就會胡亂殺人，於是他架起柴草，點起大火，然後縱身跳入火中自焚。妻子得知丈夫的慘死，眞是後悔莫及，最後也悲憤地自殺了。海洛立斯死後被封爲神，送到天上，列爲武仙座。

仰首南天，可以看到暗星羣排成一個兩脚分開的字母H形狀，這就是武仙座。在星圖上，海洛立斯是倒立的，他身披獅子皮，揮舞大棒，十分威武。（堯文、新八八六六八）

海洛立斯時乖命蹇

文潔之

：立下一個出世的孩子爲王。宙斯很明白，而且知道即將出世的是海洛立斯，於是就同意了。然而赫拉却私下用計，推遲了海洛立斯的出世，而讓歐律斯透斯王子先出世。（神畢竟是畢），這樣，後來出世的海洛立斯就必須聽從歐律斯透斯使喚，致使他無端遭受了十二次生死搏鬥的冒險。

儘管命運對他不公平，但是海洛立斯却以他的智慧和勇敢順利地完成了十二次的冒險。後來他和一個叫得伊阿尼拉的美麗姑娘結了婚。誰知婚後不久，妻子被半人馬族的蠻人涅斯搶走了。海洛立斯聽到了妻子的慘叫聲，便追上前來，用箭射死了涅索斯。

涅索斯臨死前曾對得伊阿尼拉說，如果你發現你的丈夫薄情，只要你讓他穿上我的衣服，你們的愛情就會恢復如初。過了九年，由於海洛立斯忙於作戰，很少廟及妻子，妻子便誤認丈夫薄情，便取出了多年來珍藏的涅索斯的衣服讓丈夫穿上。她萬萬沒想到，丈夫穿了衣服後，立刻就感到渾身發狂一樣的疼痛。原來這是半人馬族的毒液。

海洛立斯很明白，自己一但發氣就會胡亂殺人，於是他架起柴草，點起大火，然後縱身跳入火中自焚。妻子得知丈夫的慘死，眞是後悔莫及，最後也悲憤地自殺了。海洛立斯死後被封爲神，送到天上，列爲武仙座。

仰首南天，可以看到暗星羣排成一個兩脚分開的字母H形狀，這就是武仙座。在星圖上，海洛立斯是倒立的，他身披獅子皮，揮舞大棒，十分威武。（堯文、新八八六六八）

情辨症

通天曉先生：

本人陰莖上（表皮下）不知何故生了一點點乳白色的物體，形狀比芝麻還小，面積不大，成雨條線，約三英分長，不痛、不癢。

此物體不知是否屬於皮膚病或性病，但本人從未生過皮膚病及性病，亦從未去過召妓。本人每日洗一次澡是否夠清潔？請問現在應如何處理才好？

黃文

黃文先生：

來信說及的陰莖頭情況，未必是有事的，你也不必過於担心者。來信中並無提到你的包皮情況，你是否一個包皮過長的患者，如果眞是這樣，則包皮內積有污垢，這種污垢雪是白色的內容，黏於皮膚上，就會如來信所說到的一樣的了。

處理之辦法可用水冲洗，你每於入浴冲凉之時，搽上肥皂來冲洗，這樣可保持清潔，也能去除那些白粒的。如果包皮過長嚴重，那就應作包皮切除，這樣就可以了。

你懷疑此爲性病之表現，我則不同意這樣之看法。因爲性病是應有性接觸歷史，而來信中則說沒有。而在症狀表現來說，你只提到發現有些乳白色物，不痕不癢，也沒有發痛，更無流膿等。而性病中的梅毒，會有硬下疳，即有腫物的，淋病則應有尿道炎，表現爲尿痛，尿道口有膿樣黏液等。

看來你是沒有病變存在的，如仍不放心，解決之辦法是找醫生檢查一下，你不必怕見醫生，醫生對這些事情可算是見慣見熟，實無什麽不好意思之觀念存在的，你放心找醫生是好了。這種檢查，找泌尿科醫生是合理的。（樂醫生、新八八八二五）

陰莖生有乳白色物體可能與包皮過長有關

藍泰景

藝工統傳名著京北
久悠源起巧精作製

探本尋源

古乙民先生：

「景泰藍」是北京著名傳統工藝品。

有人說，日本人把景泰藍稱爲「七寶燒」。不過，七寶燒不是景泰藍的別名。日本也有類似景泰藍的別名。也近似景泰藍，因爲其光色璀燦，日本人稱之爲「七寶燒」，見了中國的景泰藍，他們就套用「七寶燒」這個名稱。其實，從風格上、特徵上，景泰藍都和日本的七寶燒不同。景泰藍有中國傳統的技巧，無法相比的。因爲，景泰藍是發展了中國古代的特殊技巧而製成的，任何外國同類製品，根本無法與之相比。

「景泰藍」這個名稱的由來，是因爲它在明朝景泰年間（公元一四五〇年至一四五七年，明朝第七個皇帝景宗的年號），大量製造。這個時候的景泰藍工藝，可謂達到登峰造極。同時，這個期間的釉料，係以色彩最華麗的「孔雀藍」爲主色，所以稱爲「景泰藍」。

景泰藍的製作過程，精密細緻，加工程序十分複雜。一件高約一點三米的製品，所需的加工時間達二萬個小時。以一個工人一天工作八小時計，就是二千五百個工作天，即全年不休息，也要差不多七年。由此可見，它的製造，實在不易。

景泰藍工藝的製造過程，大體上循着下面七個程序。

一、是用紅銅製造胚胎，無論巨大的花瓶或很小的煙灰碟，都得先製成一個紅銅胚胎。二、按照所製的花紋圖案的顏色，填上釉料。五、把塗絲花紋，燒接在銅胎上。四、在銅絲所圍繞着的範圍內，按花紋圖案的顏色，填上釉料。五、把塗上色料後的胚胎，放到爐裡燒焙。六、把燒焙後的半製成品，經過打磨，使它的表面光亮。七、最後，在銅絲的露出部份，鍍上金色或銀色。

這幾點製造工序，說來簡單。但是，每一個工序都非常細緻精巧，比「綉花」的精細，何止高千萬倍。

景泰藍以「景泰藍」爲名，那麽，它是明朝景泰年間才有的東西吧？這個說法是不對的。不錯，在中國歷史上，景泰年間曾有的東西吧？

但是，宜德年間製造的景泰藍，也不是中國最早的景泰藍。考查歷史記載，景泰藍的製造歷史，還可以推得更早。有歷史記載說，景泰藍這種製造技術，是在元朝時由阿拉伯傳入中國的。此說並不可靠。

在中國古代，遠在公元前八世紀的春秋時代，已有一些類似景泰藍製品的技術。例如，春秋時代（公元前七七〇年至公元前四七五年）所製成的青銅器，器上也有鑲上金線、銀線的。

秋時代也已有出現。著名的出土文物「吳王夫差劍」，劍柄上鑲有玻璃樣的東西。一九六八年在河北省出土的中山王墓，發掘出一種鎏金鑲嵌乳釘銅壺，外面鑲有琺色琉璃。

很明顯的，古代的金線、銀線技術、玻璃釉技術等鑲作，一直發展下來，續有創新。到了明朝，北京的景泰藍工藝，更進一步發展了古代的技巧，獨創風格，成爲了舉世無雙的工藝品。

明朝製造的景泰藍，主要是作爲宮廷祭禮的器皿。這些製品，多模仿陶瓷器和青銅器的外形，而花紋則以蓮花和芭蕉葉最多。配色方面，有藍、黃、紅、綠、白、紫等顏色。釉質光潔晶瑩，色彩繽紛，在金線和銀線的襯托下，更顯得它的金碧輝煌。

到了清朝乾隆年間，景泰藍製造技術又有更大的發展，品種比明朝更多，產品不限於祭品，而發展到床、椅、屏風、建築裝飾等等方面。（孔平、新八八六九七）

崔鶯鶯西廂夢遊春
佳人韻事千古流傳

古人古事

文潔之

先生：

張生和崔鶯鶯的戀愛故事，實甫把小說改成戲劇，流傳遂廣。加以文辭纖美，情節曲折，即在純文學上也有其不朽的價值！王實甫用各種手法來描寫崔鶯鶯之美，後人也只知一味驚羨崔鶯鶯之美，而忘却了這個故事的眞象，不知那個「張生」，就是元微之的假託。

王實甫的「西廂記」，「草橋驚夢」後四齣，是另一個名曲家關漢卿補撰的。因根據會眞記改編爲「西廂記傳奇」，即今日大家所愛讀的「西廂記」。因王實甫把小說改成戲劇，爲的戀愛故事，情節曲折，即在純文學上也有其不朽的價值！王實甫用各種手法來描寫崔鶯鶯之美，後人也只知一味驚羨崔鶯鶯之美，而忘却了這個故事的眞象，不知那個「張生」，就是元微之的假託。

王實甫的「西廂記」，「草橋驚夢」後四齣，是另一個名曲家關漢卿補撰的。因根據會眞記待月西廂而作，故名「西廂記」。這完全是元稹的實事，而嫁名於張生。元稹所作「姨母鄭氏墓志」，說他的姨母「既喪夫，遭軍亂，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」，傳奇所敘正合。他又作有「陸氏姊誌」說：「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，而在唐崔氏譜上也有「水寧尉鳴亦娶鄭濟女」，那麽，鶯鶯是崔鳴的女兒，和元稹爲中表，也正與傳奇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相符。元稹又有「夢遊春」古詩七十韻。雖不點姓名，而所敘則全是「會眞記」中的事實，他的「老搭檔」白居易和之，廣爲百韻。

從以上種種跡象看來，証實「會眞記」和「西廂記」中的崔鶯鶯，就是元微之的表妹，而張生（名珍字君瑞）也就是元稹的化身。何以微之要把他的表妹爲主題，又假設一名張生，眞記改編爲「西廂記傳奇」，即今日大家所愛讀的「西廂記」。因王實甫和崔鶯鶯的戀愛故事，情節曲折，即在純文學上也有其不朽的價值！王實甫用各種手法來描寫崔鶯鶯之美，後人也只知一味驚羨崔鶯鶯之美，而忘却了這個故事的眞象，不知那個「張生」，就是元微之的假託。

王實甫的「西廂記」，「草橋驚夢」後四齣，是另一個名曲家關漢卿補撰的。因根據會眞記待月西廂而作，故名「西廂記」。這完全是元稹的實事，而嫁名於張生。元稹所作「姨母鄭氏墓志」，說他的姨母「既喪夫，遭軍亂，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」，傳奇所敘正合。他又作有「陸氏姊誌」說：「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，而在唐崔氏譜上也有「水寧尉鳴亦娶鄭濟女」，那麽，鶯鶯是崔鳴的女兒，和元稹爲中表，也正與傳奇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相符。元稹又有「夢遊春」古詩七十韻。雖不點姓名，而所敘則全是「會眞記」中的事實，他的「老搭檔」白居易和之，廣爲百韻。

從以上種種跡象看來，証實「會眞記」和「西廂記」中的崔鶯鶯，就是元微之的表妹，而張生（名珍字君瑞）也就是元稹的化身。何以微之要把他的表妹爲主題，又假設一名張生，

西藏野人之謎

渾身披毛體型壯　常年出沒密林中
有關傳聞頗離奇　至今未識其眞相

無奇不有

匀乎先生：

西藏野人之說，遍佈藏北千里羌塘、阿里雪域、林芝密林。往返於高原海子、藏南農區間的商販，長年出沒於密席地而坐，狂飲後故作爭吵鬥毆，精疲力盡後，遭下烈酒刀劍回家。次日一早到地裏察看，果見六個「米格」倒在血泊之中，其一尚未斷氣，低聲呻吟。原來村人鬥毆時野人伏在林中窺視。村人離去，牠們趁月色朦朧，出來喝酒打鬥，以致釀成了這場慘禍。

墨脫縣珞巴族聚居的一個林中村落裏有這樣的傳聞：一珞巴族獵手少年時去密林行獵，邂逅一野人姑娘，對他一見鍾情，常採山果給他吃，後來獵手成親時，野人姑娘竟潛入村落，深夜窺窗，嚇瘋了新娘。獵手只得遷居百里之外的他鄉，野人姑娘依然戀戀不捨，逼得他隻身出走。深谷中又遇見這位「野仙子」，同居石穴十餘年，還生了孩子。不幸一次獵人擦槍走火，打死野仙子，腋下皮囊中發現一牛皮小袋，內有藏文一紙。原來她的先人是一個喇嘛，在吐番王朝朗達瑪藏王滅佛殺僧時逃進深山，與一野女結合，生下了野人姑娘這一族的傳說雖然難以證實，但看來也不全屬荒誕不經之談。

那曲至阿里之間，是一片方圓二十萬平方公里的「無人區」。這裏水草豐茂，林木甚多，野生動物到處可見。一群野驢從深谷中狂奔逸出，後有一高近整兩米渾身黑毛的怪物緊追不捨。野驢素有「高原長跑家」之稱，見一羣野驢從深谷中狂奔逸出，後有一高近整兩米渾身黑毛的怪物緊追不捨。野驢素有「高原長跑家」之稱，最快時速達百二十里，敢與汽車角逐，但竟不能拋下此物，追不多久，落後的一頭老驢被怪物攫去，其神速可有這樣的傳聞：一珞巴族獵手少年時去密林行獵，邂逅一野人姑娘，對他一見鍾情，常採山果給他吃，後來獵手成親時，野人姑娘竟潛入村落，深夜窺窗，

糊狀濃稠液體
傳熱性能較差

日常須知

通天曉先生：

日前煲粥片粥吃剩了一些，過了數小時變涼了，爲了要吃熱的，便將之放入煲中再加火煲。但是，很快便看見它滾了，便倒入碗中來吃，怎知吃入口覺得仍然是涼的。請問何以明明見其沸騰，何以仍不熱？到底是什麽原因會這樣？

周薇

周薇小姐：

燒煲水或稀的液體時，如果看見它沸騰了，就知道已經很煲熱，水已達到了攝氏一百度，其他液體沸騰時的溫度（指在海平面一個大氣壓力下），則視乎其本身的沸點而定。

但是，把涼了的麥片粥或涼了的粉糊之類的濃稠液體，放入煲中再加火煲時，雖然明明見其咕嘟咕嘟沸底的那部份最熱，當熱至一定程度時，中的一些水分化汽上升，冲出表面，故看來好像全部都已經沸騰一樣，實際則絕大部份（上、中層）仍然是涼的。因此，要加熱稠濃的液體時，應不停用筷子攪拌，帮助底部一層所得的熱傳給其他部份，然後可以較快地全體都眞正沸騰。

如果是水或其他稀的液體，由於流動易，煲底的一層受熱還未達到化汽的程度，其熱已因流動而傳給其他部份，故非得等至全部水都達到攝氏一百度不能沸騰。換言之，水不滾則已，一滾就全部滾，而稠狀液體，則可以只有部份滾。（金德、新八八六六五）

加熱須用筷子攪拌
時必不停

街坊服務　曉天通

收發室

收函　周薇　李信子　問電小子　黃文　不明人　古乙民　名人　匀乎

刊覆　文潔之